

民间文学资料

第六十八集

(彝族古歌、叙事诗)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

民间文学资料

第六十八集

(彝族古歌·民歌·叙事诗)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

目 录

彝 族 民 间 叙 事 诗

- 一、山海恋 (1)
- 二、漏卧鲁沟的婚礼 (30)
- 三、麻舍都诸 (50)
- 四、实索诺姆第 (77)
- 五、眨眨昂里 (115)
- 六、哲珠喽几和带布汝珠 (140)
- 七、凤凰记 (178)

彝 族 古 歌

- 八、天神争王 (204)
- 九、降妖捉怪 (228)
- 一〇、人神相争 (245)

- 一一、神仙根源 (270)
- 一二、事物来历 (293)
- 一三、迤那 (321)

彝 族 民 歌

- 一四、威宁彝族民歌 (340)

1、彝族酒礼歌 (348)

2、彝族出嫁歌 (376)

3、彝族情歌 (426)

4、彝族肯毫(孝歌) (459)

——附彝族童谣 474

- 一五、彝族山歌 (476)

彝族民间叙事诗

- 一 山海恋 (1)
- 二 漏卧鲁沟的婚礼 (30)
- 三 麻舍都诸 (50)
- 四 实索诺姆弟 (77)
- 五 眨眨昂里 (115)
- 六 哲珠喽几和带布汝珠 (140)
- 七 凤凰记 (178)

山海恋

(彝族民间叙事诗)

彝族 阿侯布代译述

王治新 何积金 整理
王子尧 王政贤

(一)

在哪古老古代，
在乌撒的麻苦地方，
这里住着一家土司，
他犹如这方的君长。

这家土司真凶横，
有理无理欺压人，
四面八方的好土地，
全被他一家霸占尽。
他家管下的穷百姓，
租重税多难活命：
见人要上两斗粮呀，
见家要交雄鸡重五斤；
哪家那人办不到，

佃来的田地就种不成。

可是有一年，
麻苦全地方，
老天久不雨，
草木全枯黄。
荞麦种不下，
禾苗更难长。
人人都为活命在发愁，
谁还顾得租税上不上。

官家天天吃酒肉，
哪管百姓冤苦大。
谁家租子交不出，

来年就要加倍罚。
欠租利上又滚利，
一斗租子变成八；
五斤雄鸡还嫌小，
要交一匹大骡马。

人们个个都心焦，
这样下去怎得了！
那年正是蛇的年，
都说年辰最不好，
六月初头不见雨，
到处一片干焦焦，
地边百草不发芽，
山上木叶枯黄了。

正在这时候，
阿诺候玖她，
这个姑娘真聪明，
她带领一帮穷苦人，
去到深山老菁林，
到那里去把荒开，
到那里去把地垦。

那些深山大菁里，
土司老爷是不去的。
菁林潮气重，
不怕不下雨。

大家挖呀挖，
荒地全开辟，
开出新地一片片，
准备种荞子。

阿诺候玖哩，
真正了不起！
天天带领穷人们，
菁林里头去挖地。
地是挖了不少了，
菁也越砍越疏稀。

于是有一天早上，
有个老人家，
胡子白又长；
他来到阿诺候玖的面前，
他对阿诺候玖讲：

“小姑娘呀好姑娘，
你们为何要来挖大菁，
为何要把树木伤？
这个大菁动不得，
满菁树木不准伤！
开天辟地到如今，
没人敢来挖一锄，
没人敢把牲口放！

你们呀你们，
莫不个人好到不

胆子好大气好粗，
敢到山上来挖土，
敢在菁里砍树木！
快走快快走，
大家快回屋，
大菁林木都归我管，
谁也不许动一株。
你们若敢再不走，
我就将猛兽全放出，
来同你们拚，
你们可莫哭！”

阿诺侯玖便说道：

“老爷爷呀老爷爷，
你可知道穷人的苦处，
你可知道干人的悲伤？
麻苦土司家，
把下山霸占了，①
平地全占光。
再还有一件，
今年闹旱荒，
天上不落一滴雨，
地下干断沟与塘，
禾苗种不下地，
样样都不生长……
我们穷百姓，
来到这地方，

来挖点新土，
来开点生荒。
老爷爷呀好爷爷，
请你为我们想一想。”

无奈老公公，
死也不睬理。
他对阿诺侯玖说：

“这事提起伤和气。
你看这菁林，
全都是我的——
是我的房屋，
是我的领地。
你们若真不听劝，
想拆我的屋，
要占我领地，
我有言在先，
那可对不起，
你们听清楚，
不要再执迷，
真是要较量，
立马见高低！”

①下山。方言半山以下的山麓山根。

老人说罢就地一滚，
虎啸狼嚎遍山岭；
老人随便一挥手，
虎豹豺狼后面跟。

正在这时候，
阿诺侯玖呢，
赶快叫大家，
齐心共努力。
有的捏锄头，
有的拿弓箭。
劈死了恶狼，
射杀了猛虎。
他们才知道，
哪个白发老人呀，
原来他就是山神，
他就是菁林之主。
山神眼看斗不过，
只好上天告状去。

阿诺侯玖呢，
带着穷苦乡亲们，
急忙来把晚荞点。
荞种落地十二天，
阿诺侯玖又上山。
他带着乡亲们一起走，
都到山上来查看。

四方一观看，
晚荞长得欢，
青青的是荞叶，
红红的是荞秆，
颗颗荞子呀，
还带着一个小荞冠。
大家知高兴，
个个都喜欢，
团团地跳起舞呀，
歌声响连天。

可是阿诺侯玖呀，
人们手挽手地跳舞，
人们肩挨肩在歌唱，
不知为了什么，
她却独自忧伤。
她一不去跳舞，
二不把歌唱，
她只在心里想：
我已长到二十岁，
终身伴侣在哪方？
人家个个都有伴，
一男一女配成双；
我为何要做孤独女，
孤孤单单受凄凉？

她往西边走，

边走边歌唱：

“西方的大星星呀，

大星星好明亮；

你再明亮只一颗，

孤孤零零挂天上。

你看满天星，

成对又成双！

你是否有伴侣，

是否要成双？

独挂高空里，

你孤单不孤单，

凄凉不凄凉？”

她接着又唱道：

“天上的大雁，

大雁双双飞：

山前的大树，

大树对对长；

我这行走的独花花，

几时才成双？”

她边走边又唱：

“世上的人们，

女到十八成双对，

男到十八要取亲。

可是阿诺侯玖我，

为何二十不议婚？

‘女过二十难婚配’呀，

想起真伤心！”

(二)

再说惹古地方，

有个阿何勿苦，

小伙子聪明能干，

遇事能够作主。

惹古也有一家土司，

土司毒辣如虎，

惹古地方的好土地，

全给他一家霸占住。

百姓无田少地呀，

可知日子多么苦！

阿何勿苦有主张，

他带着众多穷百姓，

来到麻苦海边上。

他们用木头挡住泥，

紧靠岸边来开荒。

海边滋润不怕旱，

庄稼一定容易长。

这样一来呢，
海边大石头，
全往海里推；
树桩柴渣渣，
全都丢下水。
挖呀快挖呀，
不怕海里没处堆。

正在这时候，
也把海神得罪了。
海神变成一个小伙子，
上到岸边来说道：

“阿何勿苦大哥呀，
你们怎么搞？
石头全往海里推，
渣渣尽朝水中倒。

石头推下海，
把我的房子砸烂了，
虾兵蟹将砸死了；
渣渣往海里倒，
把我的门窗堵死了！”

阿何勿苦说：
“你这个海神，
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穷百姓，
做的更有理。

因为平处的好土地，
全被土司霸占去，
我们穷百姓，
哪里去找地？
除了来海边开点荒，
你能叫我们往哪里？

“你若不让我们来海滨，
平地又被土司霸占尽，
那我们还有什么望，
我们上哪里去求生？
好心的海神呀，
我们求求你，
百姓无非要过点好日子，
穷人无非为了求活命。”

海神他不答应，
连连说不行：
“你们再不听招呼，
我就要同你们拚！”

阿何勿苦也冒了火，
冲着海神吼一声：
“哪有穷人怕死的呀，
你说拚嘛就同你拚！”

他转身又对大众说：

“海神要拚我们就同他拚。
快捏紧你们的锄头。
拉开你们的长弓，
我带头前面走，
大家后面跟！”

正在这时哩，
只见那小伙，
一跳跳到大海里，
在那波翻浪涌的海面上，
红红绿绿地变幻着，
一股青烟起。
待到仔细瞧，
那红红绿绿的烟霞呀，
一下变了样子，
它变成一条蛟龙，
在海面上窜来窜去。
真是吓死人哟，
真把人吓死！

正在这时候，
大家都喊道：
“要拚就拚哟，
我们不怕你！”
阿何勿若也喊道：
“要拚就拚吧，
弟兄们快点！”

他们有的捡起石头，
有的拉开弓弦；
石头向海里猛砸，
利箭向海里猛射。
块块石头砸在蛟龙头上，
支支利箭射进鳞的身体。

三 不过一会儿，
蛟龙再也支持不住，
就一头扎下海底。

不到一会儿，
一股红红绿绿的青烟，
又从海面上飘起。
只听蛟龙在唠叨：
“我要上天告你们，
你们挖坏了我的海岸，
砸烂了我的房子，
扰乱了我的安宁，
我一定要告你们去！”
海神说完这番话，
就腾云驾雾冲天起。

正在这时哩，
海边的百姓们，
个个唱歌唱得欢，
个个起舞多高兴。
有的就对阿何勿若说：

“你这小伙子真行！
人们个个喜欢你，
你也喜欢众百姓。
可是你二十一岁了，
你为什么还不娶亲？”

阿何勿若便答道：
“忙什么呀好心的人，
月到十五自团圆，
我总有一天会娶亲。”

(三)

菁神海神要告状，
两个一起上天庭。
两人一起走，
两个一路行，
来到筹苛君家里，
两个争着把理申，
状告阿何勿苦挖坏海岸，
状告阿诺候玖毁损山林。

筹苛君答道：

“天下啊天下，
天下乱纷纷。
既然你们已来到，
一个一个把话秉。”

可是这时呢，
山神讲他先说，
海神说他先讲。
筹苛君在上，

二者跪下方，
争呀又争呀，
一点不相让。
筹苛君看了很生气，
吼道“一个一个讲！”

还是山神嘴巴快，
噼哩叭啦抢先答。
他说海神的事呀，
没有他的大。

“海面宽着呢，
淹死谁不怕！
只有地上出粮食，
哪有海里种庄稼。
海神瞎吵吵，
劝他放心吧！”

“说到我的山，
山林也广大，

到处是菁林，
树林密扎扎；
可恨世上人，
乱挖滥砍伐。
大山挖完啦，
大菁砍光啦，
叫我这山神，
怎么住得下？
叫我这山神，
怎么个当法！
快请天君给作主，
挖山一定要惩罚。”

争呀又争呀，
二者在相争。
海神接着道：
“天底下是地，
大地这么宽，
菁林这么大，
无知小百姓，
砍点挖点也没啥。
山神的事呀，
任他怎么说，
也没有我的大。”

说到我海神呀，
实在是无法。

海屋压塌了，
海路堵塞了，
海水搅浑了，
再这样下去，
要变成干海死海了。
我在天底下，
实在无法住呀！
可恨世上人，
还常常来糟塌，
我夜夜不安眠，
天天吃不下。
我海神常遭难，
这是老实话。

请天君作主，
请天君调查，
好好惩治天下人，
给我重新安好海里家。
如其不然呀，
这海神不当他也罢。
天君呀天君，
请你老人家作主吧！”

争呀再争呀，
两神再相争。
山神抢着说，
山神把理申：

“天君呀天君，

天君多圣明！
你切莫听他的，
海神的苦呀，
任他怎么说，
哪有我的深。
世上的人们。
不论老少都欺我；
天天扛锄挖我山，
常常提斧砍我菁。
我的山菁虽然广，
可恨世人太心狠，
到处都被他们占，
到处都被他们侵，
我在小也无法在，
我在菁也难安身。
人们来挖山，
人们来砍菁，
我同他们都斗过，
还是斗不过世人。
后来有一次，
我用猛虎吓他们，
他们提起钢刀锄头就打，
成群结队同我拚。
狠心世上人，
打死我的虎，
挖烂我的菁，
我无处安身，

才来告天君，
望天君作主，
先把世人惩！”

争呀再争呀，
山神海神再相争。

海神又答道：

“山神山很宽，
山神菁又大，
人们哪能就挖完，
人们哪能就种完。
我的海子呀，
海子只是这么长，
海子只是这么宽，
世上的人们，
实在太欺我，
烂渣渣往海里倒，
乱石头往海里掀。
我在天下无法过，
我在地上住不安。
天君一定要明断，
先理我的案。”

天君劫吼道：

“山神和海神，
你俩再莫辩，
你们的事嘛，

大小都一般。
我总要理的，
大小都要办，
只是地上的案子，
一年只能办一件。
你俩还是再商量，
看谁的办在先？”

山神抢着道：
“天君呀天君，
世人就是不讲理；
他们还在毁林挖山菁，
若是不处理，
我怎能活下去！
海神事再大，
没有我的急；
先把我的案办了，
他的明年再办也不迟。”

海神哪肯依，
总说他的案最大，
又说他的事最急；

他再三跪求筹苛君，
又要天君拿主意。
争呀再争呀，
二者赌了气。
天君也无法，
实在无法下断语。

天君便答道：
“你俩的事呀，
我都听明白，
各说多有理，
叫我怎么判！
谁叫地上大事这么多，
上天告壮的成串串。
可是天上老规矩，
一年只能办一件，
哪有两案同时办！
你俩还是各回家，
安心等一下，
等我派天神下来查，
你们快走吧！”

(四)

天君不理山神和海神，
他俩只好同下界，

一同转回来。
来到路上时，

二者又相怪。

海神说是怪山神，

山神说是海神坏：

“若是你海神不胡闹，

我的案子一定了得快。

世人必定遭天罚，

不怕他们再胡来。”

海神又答道：

“都怪你山神，

偏说你的案子大得很。

任你怎么说，

你的冤仇没有我的深。

可是你在天君前，

尽把我欺凌。

就是你胡闹，

把天君得罪了，

才赶我俩下凡尘。

事情办不成，

全怪你这老山精！”

争呀又吵呀，

越吵理越多。

我说不服你，

你也说不服我。

各各不相让，

二者都冒了火；

都说这回寒了心，

定要拚个你死我活！

两个边走边吵呀，

吵得红了眼。

来到半天云里边，

来到白云黑云间

海神变成了青龙，

山神也把黄龙变，

两个气势汹汹打起来，

打得天昏地也暗……

地上的人们，

纷纷抬头望，

不知天上出了什么事，

乌云滚滚掀巨浪。

谁知是青龙和黄龙，

半天云里交了仗，

打得天昏地又黑，

打得日头惨无光。

打了大半天，

难分输和赢。

海神张起嘴，

牙关咬得紧；

四方吸三口，

吸完又上阵。